

斗争在杨赣红毛山白毛

罗孟文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斗争在楊贛紅區与白區

罗孟文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內容簡介

《斗争在楊贛紅區与白區》是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監委書記羅孟文同志，新近寫成的一部長篇回憶錄。這部回憶錄真實地記錄了一九三四年紅軍北上抗日以後至一九三七年期間，作者在江西省西南部楊贛紅區與白區堅持頑強鬥爭的一段經歷：帶領少數紅軍配合當地群眾與超我數十倍兵力的敵人進行了英勇的戰鬥，在衝過敵人的碉堡線時雖然左腳受了傷，但仍忍著傷痛繼續率領部隊衝鋒殺敵；在革命進入艱困的環境下，被捕後，在敵人的法庭上，又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堅勇不屈的頑強鬥爭；在逃脫敵人的虎口之後。又繼續積極領導地下黨組織，利用各種形式發動群眾，與敵人展開了面對面的鬥爭，從而達到打击與孤立反動勢力，團結與教育群眾，壯大革命的力量。這是一本內容生動，鬥爭多采和富有革命教育意義的讀物。

斗争在楊贛紅區与白區

羅孟文 著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三幹路11號)

(江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1號)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

書號：02054

开本：787×1092 1/32 · 印张：5 5/8 · 字数：95,500

1960年8月第一版

1961年4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印数：10,309—25,326

统一书号：T 10110·262

定价：(6)四角五分

目 次

一	奉命到楊嶺	(4)
二	与曾山同志会师崇賢	(13)
三	回馬戰齊汾	(23)
四	水火銅鼓頂	(30)
五	碉堡群里的战斗	(40)
六	火燒碉堡綫	(46)
七	在拔穴中与水槽下	(52)
八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	(61)
九	一夜过五关	(68)
十	方昌才的一家	(78)
十一	劉繼秀	(85)
十二	雨夜闖文寺	(93)
十三	改名換姓	(105)
十四	周永还血洒茶園橋	(116)
十五	千里奔波为找党	(127)
十六	一片丹心胜死亡	(135)
十七	在艰苦的日子里	(145)
十八	临时省委的成立	(155)
十九	偏往虎山行	(166)

斗争在楊贛紅區与白區

罗孟文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目 次

一	奉命到楊贛.....	(4)
二	与曾山同志会师崇賢.....	(13)
三	回馬戰齊汾.....	(23)
四	水火銅礮頂.....	(30)
五	碉堡群里的战斗.....	(40)
六	火燒碉堡線.....	(46)
七	在坟穴中与水槽下.....	(52)
八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	(61)
九	一夜过五关.....	(68)
十	方昌才的一家.....	(78)
十一	劉繼秀.....	(85)
十二	雨夜闖文寺.....	(93)
十三	改名換姓.....	(105)
十四	周永还血洒茶园崗.....	(116)
十五	千里奔波为找党.....	(127)
十六	一片丹心胜死亡.....	(135)
十七	在艰苦的日子里.....	(145)
十八	临时省委的成立.....	(155)
十九	偏往虎山行.....	(166)

光荣的楊贊革命根據地，象一堵銅牆鐵壁，矗立在中央革命根據地西北部的邊緣上。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這裡的廣大人民和革命武裝，團結得如同一個鋼鐵巨人，堅守着中央革命根據地西北角上的前哨陣地，擊退了敵人千百次瘋狂的進攻，對保卫党中央和根據地的千百萬人民，作出了光榮的貢獻。党中央領導主力紅軍北上抗日以後，這裡的革命武裝和革命群眾，在中共楊贊特委的直接領導下，掀起了暴風驟雨般的游击戰爭，牽制與打击了強大的敵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紅軍北上抗日的偉大行動。在那烏雲翻滾、星月無光的艱難歲月里，革命的火種仍然在這裡燃燒不熄，它象黑暗中的一盞紅燈，閃耀在人民群众的心裡，照亮了他們對革命的希望。

一 奉命到楊贛

冬天。

這是难忘的一九三四年冬天。這時，主力紅軍離開中央蘇區北上抗日，已經一個多月了。我當時在贛南省委擔任組織部長，由於工作的需要，我和一部分同志被留在中央蘇區堅持對敵鬥爭。

一天，中央局賀昌同志來到贛南省委，他找我去談工作。進得門來，一幅戰爭形勢的地圖，觸目地擺在桌面上，只要注目一看，就會感覺到中央蘇區正處在一個狂風暴雨大戰前夜的緊要關頭。賀昌同志招呼我坐下，眼睛望着地圖，神情严肃地說：

“主力紅軍北上後，整個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的形勢，變得很嚴重了。目前，敵人又發動了一個大規模的新攻勢，揚言要在最短的期限內，一舉歼滅中央蘇區和紅軍，以平息他們的后患。”

賀昌同志把手一揮，加重語氣地說：

“我們一定不容許敵人這個陰謀得逞，要給予堅決

的反击。我們要牽制和打击敌人，配合和支援主力紅軍北上抗日的行动。这，就是我們的任务，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

接着，他用手指着地图上一小块狭长的地方，对我说：“这里是楊贛蘇区，北靠泰和，南临贛州，它象一把劍样，插入敌人的后方。紅軍北上后，这里已成为一个独立作战的区域，对牽制和打击敌人，有重要的作用。敌人正在千方百計地企图分割楊贛蘇区，消灭楊贛蘇区，我們則要努力坚持該地的斗争。中央局經過研究，認為你是这个地方出来的干部，情况比較熟悉，所以决定派你回到楊贛，担任特委書記兼第四軍分区的政委，你有什么意見嗎？”

我站起来，毫不犹豫地說：“我坚决服从組織的决定，并且保証完成任务！”

賀昌同志的神态还是那么沉靜，但臉上露出了笑容，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說：“罗孟文同志，形势是严重的，斗争是艰苦的、长期的。但是，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我們一定能够胜利。好，祝你成功！”

第二天，在細雨迷蒙中，我怀着急切的心情，踏着矫健的步伐，奔赴我所熟悉的楊贛蘇区。

楊贛蘇区，包括贛县和楊殷两个县，它的中心，位于兴国、贛县、万安、泰和四县交界的地方——均村。东北自兴国的罗坑到西南贛县的茅店，有一百六、七十华

里，东南自兴国的隆坪到西北的黄塘、武索、罗园、焦急园，有八、九十华里，从东南到西北面又环绕着一条兴国江和赣江。境内山巒绵延，丘陵起伏，地势险要，是捍卫中央苏区的一堵屏风。这个地区，从秋收暴动起，就燃起了革命斗争的熊熊火炬。经过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革命的烽火越烧越旺，在一、二、三、四、五次的“围剿”和反“围剿”的战争中，军民团结一致，杀敌非常英勇。战斗打得最紧张时，党中央曾派罗荣桓、邓子恢、康克清等同志，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黄塘的战争中，军分区司令员陈俊益同志带领部队冲锋陷阵，给敌人以严重的杀伤，自己也不幸中弹英勇地牺牲了。经过艰苦的浴血苦战，终于把敌人打得节节败退，取得了几次反“围剿”的光辉胜利。

主力红军北上抗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和对待其他的革命根据地一样，集中了大量的反革命武装，对湘赣苏区的革命武装和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的进攻。在这个方圆不到三百里的地区，陈兵五个师：西南，有广东军余汉谋所部的第一、二师；东北，有中央军的二十八师和七十九师；西北，有伪保安第五师；此外，还有各地的地主武装和“靖共团”。他们采取了移民并村，分割苏区，步步为营，碉堡封锁，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以及自新自首政策等极其恶毒的手段，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斩光杀绝。

我們当时的兵力，仅有一个刚刚改编的红色独立十三团，两个警卫营，一个教导队，一个政治保卫队和二十多个区干队。全区只有七百多条枪。这就是說，我們不仅在装备上、彈药补充上不如敌人，而且在数量上也比敌人少数十倍。情况确实是严重的。但是，我們仍然充满着胜利的信心。这是因为我們有着广大群众的支持，有几年的革命战争经验。特別是，有着毛主席的军事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的方針，这就是我們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的一个法宝。

我到楊贛苏区第五天的深夜，接到侦察員的报告，余汉謀部第一师从贛州出发，已侵入楊贛苏区的門戶——茅店。我馬上召集了扎在江口青水塘的部队的連指導員和連长以上的指揮員，开了个紧急會議，部署了伏击敌人的作战計劃。接着，便与一營肖營長率領全營战士，进入棺材岭陣地。这棺材岭的形状，好象一口大棺材，突出在横排的尽头，三面陡削，后面有一座联络山。我把四个連分布在岭头和两侧，机枪陣地安排在岭頂上，联络山也派了一个排去担任警戒。

战士們筑好简单的临时工事以后，太阳已从东山出土了。太阳光透过山头的雾气，閃爍着耀眼的光芒，雾气慢慢地消失了，远处的山路，滿山的树木，頓時變得清晰起来了。战士們隐蔽在木梓树下、芦丛中的掩体

內，有的眼睜睜地了望着通向茅店的石阶路，有的在山石上磨擦彈頭，有的把馬尾炸彈的黃麻尾巴解下來又系上去，以解焦急的心情，消磨過得太慢的時間。

約莫九点多鐘，遠處石阶路上，出現了幾個人影，我目不轉睛地往前注視着，漸漸看清了那幾個人身穿便衣，頭戴毡帽，鬼頭鬼腦，東張西望，顯然是敵人的便衣偵探。

不一會，敵人的尖兵排在石阶路的尽头出現了，一邊搜尋，一邊前進。剎那間，大隊敵人便源源開來。不知死期已經臨頭的匪徒們，排成兩路縱隊，散散落落地拉了二十几里路長，大模大樣、搖搖晃晃地向楊贛蘇區中心闖。

這時，伏在我身旁的肖營長，輕輕地對我說：

“羅政委，白狗子队伍拉的这么长，有点麻煩哩！”

有的戰士說：

“羅政委，馬上不命令吧，打它狗兒的呢！”

我解釋說：不能現在打，還要等下再看。我也感到確是個棘手的問題。敵人兵力比我們多好几十倍，並且又是稀稀拉拉的，分成好几節，路線拉得太長。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截擊敵人的後尾，不能打敵人的先頭部隊，更不能打敵人的腰間部隊，否則，敵人來個反包圍，就會造成自己部隊重大的損失。為了有力地打击敵人，

决定让敌人的先头部队与腰间部队大部分越过山去，然后我们即行出击，截击敌人的尾。同时，命令通訊員通知二营营长，迅速控制西北山头的制高点，防止敌人抄我们的后路。

一个连，两个连，三个连……敌人的先头部队、腰间部队终于越过了棺材岭，朝田村、白露那边开去了。后卫部队大约还剩下一个团，停停走走，走走停停，陆续地进入了我们埋伏的射击地。我看时机已到，举起快慢机，“叭、叭”打了两下信号枪，重机枪、轻机枪几乎同时“噠、噠、噠”地怒吼起来，步枪一排排地射下山去。这时，敌人的机枪、步枪暴风雨地向山上射击，迫击炮向我们的阵地轰击，而且有一部分敌人拚死拚命地向山上冲，我们的马尾炸弹就象冰雹似地从山上扔了下去，“轰隆”“轰隆”地响成一片。山沟里立刻烟雾弥漫，变成火海。

紧跟着爆炸声，埋伏在两侧的红军战士们，以猛虎般的飞速动作，冲向惊慌失措的敌人。顿时，阵地上白刃飞舞，杀声震天。匪徒们大喊大叫，乱成一团。一部分匪徒当场见了“阎王”，一部分连滚带爬，四散逃窜。一个多团的敌人，不到两小时，被我们全部击溃，死伤近百人。

已经过去的敌人，看到我们占据有利地形，不敢回过头来增援，拔腿跑掉了。这一仗大大鼓舞了红军战士

們的战斗情緒。在打扫戰場時，有的战士幽默地說：“這棺材嶺倒也名副其實，變成了敵人的天然棺材啦！”

這天傍晚，我們撤出棺材嶺，走到石芫洞，遇見了當地的區干部與赤衛隊，又配合他們截擊了敵人的後尾，殺傷敵人十多名，并繳獲兩匹戰馬和一部分軍用物資。但敵人在第二天來了一個報復，把石芫洞的村莊幾乎全部燒光了。

我們轉到特委所在地的均村以後，就採取了時而分散活動，時而配合作戰，時而隱蔽休整，時而主動出擊的游擊戰術，不斷地給敵人以殺傷。先後殺傷了敵人八個連的主力部隊，打垮了均村反動頭子陳石庄的所謂興國縣“鏟共團”的地主武裝。

一九三五年二月間的一天，正是農曆除夕。我帶了兩個營由鰲汎轉移到黃泥坑。半夜里，偵察員和群眾跑來報告敵情，說一個團的廣東軍追蹤而來，企圖殺我們一個措手不及。特委當即決定迎擊敵人，並迅速下達了戰鬥計劃：第一營第一連佔領坑口東山下陣地，二、三連和團部在正面高嶺上，二營在長告尾牽制敵人。

戰士們這時剛剛吃過年晚飯，聽得有仗打，一个个興奮勃勃，眉飛色舞，談笑說：“好哇，打銅爆竹過年，好熱鬧呀！”“白狗子趕來給老子拜年，拿什麼果子招待呢？”“請他們吃洋花生米嘛！”“請他們吃鐵湯圓，銅湯圓；”“宰幾條廣東豬，叫他們扛回去加

餐，服死他們！”“哈，哈，哈……”这种高昴的士气，如同巨雷爆发前的闪电，是那样地光彩耀眼，实在叫人振奋，叫人喜欢。

拂曉，一陣急促的槍聲和震撼山谷的迫擊炮聲，撕破了黎明的帳幕。炮火打到山頭，發出淒厉刺耳的尖鳴。濃密的硝煙，帶灰黃色的幕布，低低地懸掛在陣地的上空。炮聲剛剛停止，激烈的槍聲隨之而起。敵人兵分兩路，從我右側和正面，發起了瘋狂的猛攻。

匪徒們很快地逼近了陣地跟前。隨著兩聲信號槍響，機關槍、步槍，象鍋頭炒芝麻樣，出現在黑鴉鴉的敵群中，突然冒起一股黑煙。接着，“碰！碰！碰！”我們的馬尾炸彈，象千百面大鼓一齊響起。戰士們頭越来越高，一個個從工事里爬出來，有的興奮地打手榴彈，有的目不轉睛地打着機關槍，有的用步槍一邊向敵人射击，一邊高喊：“狗入的，你來呀，你來呀！”

瘋狂的敵人，這時變成了罐子里的烏龜，在我們陣地前沿三、四十米、百把米的地方，你擠我軋、亂蹦亂跳，開始那種囂張的沖殺聲聽不見了，只聽得一聲聲喊爹叫娘的淒厲叫声。幾十個匪徒以各種姿態，象死狗一樣，東一個西一個躺了下來。那些身上還沒有“開花”帶血的匪徒，一個個抱頭鼠竄，跌跌撞撞地滾下山去。我們也很緊張地撤離了陣地。

楊贛的革命人民和革命武裝，在這一短短的時期

里，接二连三地不断地出奇与伏击敌人，使敌人大为震惊，因此，敌人更加恼羞成怒，出动了各路兵力来“追剿”“围剿”“搜剿”我们，发现我们便跟踪追击，聚而围攻。我们的活动因而愈来愈困难，斗争也愈来愈严酷了。

但为了更好地、有力地打击与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于是特委决定向公(略)、万(安)、兴(国)苏区转移了。

二 与曾山同志会师崇賢

一九三五年二月，楊贛特委領導的紅軍獨立十三團，在楊殷縣的黃泥坑與廣東軍余漢謀的部隊，進行了一次激烈的战斗之后，便轉移到楊贛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地區——均村的北面西洋山——休整。不久，敵人又糾集了第二十八師和保安第五師前來圍攻，企圖斷絕我們與群眾的聯繫和糧食供應，於是，我們又與敵人進行了一些小規模的战斗。我們為了擺脫不利的地勢，以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并有效地反擊敵人，特委便決定先突圍出去，再把部隊分散开来展开游击活動。突圍之後，敵人還是緊緊追蹤，分頭來圍攻我們，採取“移民并村”“步步為營”“碉堡封鎖”“三光政策”“自新政策”等毒辣手段，來破壞我們黨的地方組織，隔絕我們與群眾的聯繫。這樣一來，战斗更緊張了，有時一天要打好几仗。

战斗繼續了四個月，到了三月初，敵人的進攻突然比較松緩下來。我們一方面上部隊抓紧時間進行休整，